

帝鉴图说 八十一例 明 张居正

任贤图治

唐史记：尧命羲和，敬授人时。羲仲居■夷，理东作；羲叔居南交，理南为；和仲居昧谷，理西成，和叔居朔方，理朔易。又访四岳，兴舜登庸

谏鼓谤木

唐史记：尧置敢谏之鼓，使天下得尽其言；立诽谤之木，使天下得攻其过

孝德升闻

虞史记：舜父瞽叟，娶后妻，生象，父顽母嚚，象傲。常欲杀舜，舜避逃，克谐以孝，瞽叟亦允若。帝求贤德可以逊位，群臣举舜，帝亦闻之。于是以二女妻舜，舜以德率二女，皆执妇道。

揭器求言

夏史记：大禹悬钟、鼓、磬、铎、■，以待四方之士，曰：“教寡人以道者，击鼓；谕以义者，击钟，告以事者，振铎；语以忧者，击磬；有狱讼者，摇■。”

下车泣罪

夏史记：大禹巡狩，见罪人，下车而泣之。左右曰：“罪人不顺道，君王何为痛之。”王曰：“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为心；我为君，百姓各以其心为心，是以痛之。”

戒酒防微

夏史记：禹时仪狄作酒。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。”

解网施仁

商史记：汤出，见网于野者，张其四面而祝之曰：“自天下四方，皆入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嘻！尽之矣！”解其三面，而更其祝曰：“欲左，左；欲右，右；欲高，高；欲下，下；不用命者，乃入吾网。”汉南诸侯闻之，曰：“汤德至矣，及禽兽。”一时归商者，三十六国。

桑林祷雨

商史记：成汤时，岁久大旱。太史占之，曰：“当以人祷。”汤曰：“吾所以请雨者，人也。若必以人，吾请自当。”遂斋戒、剪发、断爪，素车白马，身婴白茅，以为牺牲，祷于桑林之野。以六事自责曰：“政不节欤？民失职欤？宫室崇欤？女谒盛欤？包苴行欤？谗夫昌欤。”言未已，大雨方数千里。

德灭祥桑

商史记：有祥桑与谷合生于朝，一暮大拱，太戊惧。伊陟曰：“妖不胜德

，君之政，其有阙欤 ”太戊于是修先王之政，明养老之礼，早朝晏退，问疾吊丧。三日而祥桑枯死；三年远方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，商道复兴。

梦赍良弼

商史记：高宗恭默思道，梦帝赍良弼，乃以形旁求于天下。说筑傅岩之野，惟肖，爰立作相。命之曰：“朝夕纳诲，以辅台德。启乃心，沃朕心。”说总百官，佐成商家中兴之业。

泽及枯骨

周史记：文王尝行于野，见枯骨，命吏瘞之。吏曰：“此无主矣。”王曰：“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；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。我固其主矣。”葬之。天下闻之，曰：“西伯之泽及于枯骨，况于人乎 ”

丹书受戒

周史记：武王召师尚父而问曰：“恶有藏之约，行之行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 ”师尚父曰：“在《丹书》。王欲闻之，则斋矣。”三日，王端冕，下堂南面而立。师尚父曰：“先王之道不北面。”王遂东面立，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，曰：“‘敬胜怠者，昌；怠胜敬者，亡；义胜欲，从；欲胜义者，凶。’藏之约，行之行，可以为子孙常者，此言之谓也。”王闻之而书于席、几、鉴、盥、盘、楹、杖、带、履、觞、豆、户、牖、剑、弓、矛，皆为铭焉。

感谏勤政

周史记：姜后贤而有德。王尝早卧而晏起，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：“妾不才，致使君王失礼而晏朝，敢请罪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德，实自生过，非夫人之罪也。”遂勤于政事，早朝晏退，继文武之迹，成中兴之业，为周世宗。

入关约法

汉史记：高祖初为沛公，入关，召诸县父老豪杰，谓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‘诽谤者族；偶语者弃市。’吾当王关中，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余悉除去秦苛法。”又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。秦民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，惟恐沛公不为秦王。

任用三杰

汉史记：高帝置酒洛阳南宫，曰：“通侯诸将，试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起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因以与之，与天下同其利；项羽妒贤嫉能，战胜而不与人功，得地而不与人利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不绝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所以取天下者也

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擒也。”群臣悦服。

过鲁祀圣

汉史记：高帝击淮南王黥布，还过鲁，以太牢祀孔子。

却千里马

汉史记：文帝时，有献千里马者。帝曰：“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；吉行五十里，师行三十里。朕乘千里马，独先安之。”下诏不受。

止辇受言

汉史记：文帝每朝，郎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言。言不可用者，置之；可用，采之；未尝不称善。

纳谏赐金

汉史记：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驰下峻阪，中郎将袁盎骑并车，揽辔。上曰：“将军怯耶？”盎曰：“臣闻圣主不乘危，不侥幸。今陛下骋六飞驰下峻阪，有如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奈高庙、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又从幸上林，奏却慎夫人坐。上说，赐盎金五十斤。

不用利口

汉史记：文帝登虎圈，问上林尉诸禽兽簿，尉不能对。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。帝诏张释之，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曰：“周勃、张敖相如称长者，两人言事曾不出口，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？今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，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为口辩而无实也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

露台惜费

汉史记：文帝尝欲作露台，召匠计之，值百金。上曰：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？”

遣幸谢相

汉史记：文帝以申徒嘉为丞相，时邓通爱幸无比。嘉尝入朝，通居上旁怠慢，嘉曰：“陛下爱幸群臣，即富贵之，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不肃。”罢朝，嘉坐府中，为檄召通，不来，且斩通。通恐，入言上。上曰：“汝第往，吾今使人召若。”通诣丞相，免冠，徒跣，顿首谢。嘉责曰：“通小臣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”语令吏斩之。通顿首出血，不懈。上使使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，嘉乃解。通还见上，流涕曰：“丞相几杀臣。”

屈尊劳将

汉史记：文帝时，匈奴大入边。使刘礼屯霸上，徐厉屯棘门，周亚夫屯细柳，以备胡。上自劳军细柳。先驱至，不得入。曰：“天子且至。”军门都尉

曰：“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。”上乃使使节诏将军曰：“吾欲入营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开壁门。壁门军士曰：“将军约，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。至中营，亚夫持兵揖，曰：“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，改容式车，使人称谢：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成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！此真将军矣！向者霸上、棘门如儿戏耳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邪！”称善者久之。

蒲轮征贤

汉史记：武帝雅向儒术，以赵绾为御史大夫、王臧为郎中令。二人荐其师申公。上使使奉安车蒲轮、束帛加璧以迎之。既至，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邸。上问以治道，对曰：“为政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

明辨诈书

汉史记：昭帝时，盖长公主、左将军上官桀及其子安及桑弘羊等，诈令人为燕王旦上书，言大将军霍光擅调幕府下校尉，专权自恣。书奏帝，留中。明旦，光闻之，不入。有诏召大将军，光入，免冠顿首。上曰：“将军冠。朕知是书诈也。将军调校尉未十日，燕王何以知之。”是时，帝年十四。尚书左右皆惊，而上书者果亡。后桀党有谮光者，上怒曰：“大将军忠臣，先帝所属以辅朕身，敢有毁者，坐之！”桀等乃不敢复言。

褒奖守令

汉史记：宣帝时，极重守令。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，数变易则下不安。民知其将久，不敢欺罔，乃服从其教化。故二千石有治理效，辄以玺书勉励，增秩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。公卿缺，则选诸所表，以次用之。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，称中兴焉。

诏儒讲经

汉史记：宣帝时，诏诸儒讲“五经”同异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，上亲称制临决焉。乃立梁丘《易》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、谷梁《春秋》博士。

葺槛旌直

汉史记：成帝时，张禹党护王氏。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，云曰：“臣愿赐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头，以励其余。”上问：“谁也。”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小臣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槛，槛断。云呼曰：“臣得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足矣！未知圣朝何如耳。”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力救，上意解，得已。及后当治槛，上曰：“勿易，因而葺之，以旌直臣。”

宾礼故人

汉史记：光武少与严光同学，及即位，思其贤，令以物色访之。有一男子

披羊裘，钓齐泽中，帝疑其光，乃备安车玄■，遣使聘之，三反而后至。车驾即日幸其馆，光卧不起，帝抚光腹曰：“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理也。”光张目熟视曰：“昔唐尧著德，巢父洗耳，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！”帝叹息而去。复引光入，论旧故，相对累日。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，明日太史奏，客星犯帝座甚急，帝笑曰：“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尔。”

拒关赐布

汉史纪：光武尝出猎，车驾夜还，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。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，恽曰：“火明辽远。”遂不受诏。上乃回，从东中门入。明日，恽上书谏曰：“陛下远猎山林，夜以继昼，如社稷宗庙何。”书奏，赐恽布百疋，贬东中门侯为参封尉。

夜分讲经

汉史纪：光武数引公卿郎将，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。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，乘间谏曰：“陛下有禹汤之明，而失黄老养性之福，愿颐养精神，优游自宁。”帝曰：“我自乐此，不为疲也。”

赏强项令

汉史纪：光武时董宣为洛阳令，湖阳公主苍头杀人，匿主家，及主出，以奴骖乘，宣驻车叩马，以刀划地，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格杀之。主还诉帝，帝大怒召宣，欲捶之，宣叩头曰：“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人，将何以治天下乎？臣不须捶，请自杀。”即以头击楹，帝令人持之，使宣叩头谢主，宣不从，强使顿之，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帝敕强项令出，赐钱三十万，京师莫不震栗。

临雍拜老

汉史纪：明帝幸辟雍，初行养老礼，以李躬为三老，桓荣为五更，礼毕，引桓荣及弟子升堂，上自为辩说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缙绅之人，圜桥门而观听者，盖亿万计。

爱惜郎官

明帝时，馆陶公主为子求郎。帝不许，而赐钱千万，谓群臣曰：“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。苟非其人，民受其殃，是以难之。”

君臣鱼水

三国史纪：诸葛亮隐于襄阳隆中，有王霸大略，刘先主闻其名，亲驾顾之，凡三往，乃得见。亮因说先主以拒曹操，取荆州，据巴蜀之策。先主深纳其言，情好日密，关羽、张飞不悦，先主解之曰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，愿诸君勿复言。”

焚裘示俭

晋史纪：武帝时，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，命焚之于殿前，诏中外，自今毋献奇技异服。

留衲戒奢

宋史纪：高祖微时，尝自于新洲伐荻，有衲布衫袄，臧皇后手所作也。既贵，以付其长女会稽公主曰：“后世有骄奢不节者，可以此衣示之。”

弘文开馆

唐史纪：太宗于弘文殿，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，置弘文馆于殿侧。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欧阳询、蔡允恭、萧德言等，以本官兼学士，令更日宿直，听朝之隙，引入内殿，讲论前言往行，商榷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罢。

上书贴壁

唐史纪：太宗谓裴寂曰：“比多上书言事者，朕皆贴之屋壁，得出入省览，数思治道，或深夜方寝，公辈亦当恪勤职业，副朕此意。”

纳箴赐帛

唐史纪：太宗即位，张蕴古上《大宝箴》，其略曰：“今来古往，俯察仰观，惟辟作福，为君实难。圣人受命，拯溺亨屯。归罪于己，因心于民。大明无私照，至公无私亲，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勿谓无知，居高听卑；勿谓何害，积小就大；乐不可极，乐极生哀；欲不可纵，纵欲成灾。壮九重于内，所居不过容膝，彼昏不知，瑶其台而琼其室。罗八珍于前，所食不过适口，惟狂罔念。丘其糟而池其酒，勿内荒于色，勿外荒于禽。勿贵难得货，勿听亡国音。勿谓我尊而傲贤慢士，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。安彼反侧，如春阳秋露；巍巍荡荡，恢汉高大度。抚兹庶事，如履薄临深，战战栗栗，用周文小心。诗云：“不识不知。”书曰：“无偏无党。”众弃而后加刑，众悦而后行赏，勿浑浑而浊，勿皎皎而清，勿汶汶而暗，勿察察而明。虽冕旒蔽日，而视于未形，虽纒纒塞耳，而听于无声。”上嘉之，赐以束帛，除大理丞。

纵鹄毁巢

唐史纪：太宗时，尝有白鹄构巢于寝殿之上，合欢如腰鼓，左右称贺。上曰：“我常笑隋帝好祥瑞，瑞在得贤，此何足贺。”命毁其巢，纵鹄于野外。

敬贤怀鹄

唐史纪：太宗尝得佳鹄，自臂之，望见魏征来，匿怀中。征奏事故久不已，鹄竟死怀中。

览图禁杖

唐史纪：太宗览《明堂针灸图》，“人五脏之系，咸附于背”。诏自今毋得笞囚背。

主明臣直

唐史记，太宗尝罢朝，怒曰：“会须杀此田舍翁。”后问为谁，上曰：“魏征每廷辱我。”后退，具朝服，曰：“妾闻主明臣直，今魏征直，由陛下之明故也，妾敢不贺。”上乃悦。

纵囚归狱

唐史记：太宗亲录系囚，见应死者悯之，纵使归家，期以来秋就死，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，至期来诣京师。至是九月，去岁所纵天下死囚，凡三百九十人，无人督率，皆如期自诣朝堂，无一人亡匿者，上皆赦之。

望陵毁观

唐史记：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，上念后不已，乃于苑中作层观，以望昭陵。尝引魏征同登，使视之，征熟视之曰：“臣昏毛，不能见。”上指示之，征曰：“以为陛下望献陵，若昭陵，则臣故见之矣。”上泣，为之毁观。

撤殿营居

唐史记：太宗以魏征宅无堂，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，五日而成，仍赐以素屏褥几杖等，以遂其所尚。征上表谢，上手诏曰：“处卿至此，盖为黎元与国家，何事过谢。”

面斥佞臣

唐史记：太宗尝至树下，爱之，宇文士及从而誉之不已，太宗正色曰：“魏征尝劝我远佞人，我不知佞人是谁，意疑是汝，今果不谬。”士及叩头谢。

剪须和药

唐史记：太宗时，李世绩尝得暴疾，方云须灰可疗。上剪须为之和药。世绩顿首出血泣谢。上曰：“朕为社稷，非为卿也，何谢之有。”

遇物教储

唐史记：太宗自立太子，遇物则诲之。见其饭则曰：“汝知稼穡之艰难，则常有斯饭矣。”见其乘马则曰：“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。”见其乘舟则曰：“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民犹水也，君犹舟也。”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：“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”

遣归方士

唐史记：太宗时，天竺方士娑婆寐，自言有长生之术，上颇信之，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，药竟不就，乃放还。高宗即位，复诣长安，上复遣归，谓宰相曰：“自古安有神仙，秦始皇汉武帝求之，卒无所成，果有不死之人，今皆安在。”李绩对曰：“此人再来，容发衰白，已改于前，何能长生。”竟未及行而死。

焚锦销金

唐史记：玄宗以风俗奢靡，制：“乘舆服御、金银器玩，令有司销毁，以供军国之用，其珠玉、锦绣，焚于殿前，后妃以下，皆毋得服珠玉锦绣，天下更毋得采珠玉、织锦绣等物。罢两京织锦坊。”

委任贤相

唐史记：玄宗初即位，励精为治，以姚元之为相，每事访之，元之应答如响，同僚皆唯诺而已，故上专委任之。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，上仰视殿屋，再三言之，终不应，元之惧，趋出，罢朝，高力士谏曰：“陛下新总万机，宰臣奏事，当面加可否，奈何一不省察？”上曰：“朕任元之以庶政，大事当奏闻共议，郎吏卑秩，乃以烦朕耶”会力士宣事至省中，为元之道上语，元之乃喜，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。

兄弟友爱

唐史记：玄宗素友爱，初即位，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寝，饮食起居，相与同之。薛王业有疾，上亲为煮药，火燃上须，左右惊救之，上曰：“但使王饮此药愈，须足惜。”

召试县令

唐史记：玄宗悉召新除县令至殿庭，试理人策，惟韦济词理第一，擢为醴泉令，余二百人不第，且令之官，四十五人放归学问。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，各举县令一人，视其政善恶，为举者罚。

听谏散鸟

唐史记：玄宗尝遣人诣江南，取■■■■等，欲置苑中，所至烦扰。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：“今农桑方急，而罗捕禽鸟，陆水转送，道路观者，岂不以陛下为贱人而贵鸟乎。”玄宗手敕谢之，纵散其鸟。

啖饼惜福

唐史记：肃宗为太子，尝侍膳，有羊臂■，上顾太子使割，肃宗既割，余污漫刃，以饼洁之，上熟视不怪，肃宗徐举饼啖之，上大悦，谓太子曰：“福当如是爱惜。”

烧梨联句

唐史记：肃宗召处士李泌于衡山，至，舍之内庭。尝夜坐地炉，烧二梨以赐李泌，颖王恃宠固求，上不许曰：“汝饱食肉，先生绝粒，何争耶”时诸王请联句，颖王曰：“先生年几许，颜色似童儿。”信王曰：“夜枕九仙骨，朝披一品衣。”一王曰：“不食千钟粟，惟餐两颗梨。”上曰：“天生此间气，助我化无为。”后肃宗恢复两京，泌之策为多。至德宗时拜相，时人方之张子房。

不受贡献

唐史记：宪宗初即位，升平公主献女。上曰：上皇不受献，朕何敢违！遂却之。荆南献毛龟。诏曰：“朕永思理本，所宝惟贤，至如嘉禾神芝，珍禽奇兽，皆虚美尔，所以《春秋》不书祥瑞。自今勿复以闻，其有珍奇，亦毋得进。”

遣使赈恤

唐史记：宪宗四年，南方旱饥，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、两浙、荆湖、襄鄂等道宣慰使，赈恤之。将行，上戒之曰：“朕宫中用帛一匹，皆籍其数，惟周救百姓，则不计费。卿辈宜识此意，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。”

延英忘倦

唐史记：宪宗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，日旰暑甚，汗透御服，宰相恐上体倦，求退，上留之，曰：“朕入宫中，所与处者，独宫人近侍耳，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，殊不知倦也。”

淮蔡成功

唐史记：吴元济反淮西，宪宗命发兵讨之。是时诸道节度使及宰相李逢吉，皆与元济交通，多请罢兵，惟裴度力主讨贼之议。上曰：吾用度一人，足破此贼，遂以度为相。师累岁无功。度请自诣行营。上许之。度陛辞。言曰：“臣若灭贼，则朝天有期，贼在，则归阙无日。”上为之流涕，解通天御带以赐之。度至淮西，身督战。由是诸将效力。李塑夜袭蔡州，擒元济，淮西遂平。韩愈奉诏撰平淮西碑曰：凡此蔡功，惟断乃成。

论字知谏

唐史论：穆宗见翰林学士柳公权书，独爱之，问曰：“卿书何能如是之善？”对曰：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”上默然改容，知其以笔谏也。

屏书政要

唐史记：宣宗尝以太宗所撰《金镜书》授翰林学士令狐■，使读之，至“乱未尝不任不肖，治未尝不任忠贤”，上止之，曰：“凡求致太平，当以此言为首。”又书《贞观政要》于屏风，每正色拱手而读之。

焚香读疏

唐史记：宣宗乐闻规谏。凡谏官论事，门下封驳，苟合于理，常屈意从之。得大臣章疏，必焚香盥手而读。

敬受母教

宋史记：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。太祖拜殿上，群臣称贺。后愀然不乐。左右进曰：“臣闻母以子贵，今子为天子，胡为不乐？”后曰：“吾闻‘为君难’。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则此位可尊。苟或失驭，求为

匹夫不可得，是吾所以忧也。”太祖再拜，曰：“谨受教。”

解裘赐将

宋史纪：王全斌之伐蜀也，属汴京大雪，太祖设毡帟于讲武殿，衣紫貂裘帽以视事。忽谓左右曰：我被服如此，体尚觉寒。念征西将士，冲冒霜雪，何以堪处？即解裘帽，遣中使驰赐全斌。仍谕诸将曰：不能遍及也！全斌拜赐感泣，故所向有功。

碎七宝器

宋史纪，太祖尝见蜀主孟昶宝装溺器，命撞碎之。曰：“汝以七宝饬此，当以何器贮食？所为如是，不亡何待！”

受言书屏

宋史纪，太祖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。召见便殿，年七十余矣。令讲乾卦，至九五飞龙在天，昭素援引证据，因示讽谏微旨。太祖大悦。问治世养身之术。对曰：治世莫若爱民；养身莫若寡欲。太祖爱其言，书于屏几。

戒主衣翠

宋史纪：永庆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。太祖谓曰：“汝当以此与我，自今勿复为此饰。”公主笑曰：“此所用翠羽几何”太祖曰：“不然。主家服此，宫闱戚里必相效。京城翠羽价高，小民逐利，展转贩易，伤生浸广，实汝之由。汝生长富贵，当念惜福，岂可造此恶业之端”公主惭谢。

竟日观书

宋史纪：太宗勤于谈书，自巳至申，然后释卷。诏史馆修《太平御览》一千卷，日进三卷。宋琪以劳瘁为谏。帝曰：开卷有益，不为劳也。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。每暇日，则问侍读吕文仲以经义，侍书王著以笔法，葛湍以字学。

引衣容直

宋史纪：寇准为枢密直学士，尝奏事殿中，语不合，太宗怒起。准辄引帝衣，请复坐，事决乃退。太宗嘉之曰：朕得寇准，犹文皇之得魏征也。

改容听讲

宋史纪：仁宗初年，宰相王曾，以帝初即位，宜近师儒，乃请御崇政殿西阁，名侍讲学士孙■、直学士冯元讲《论语》。初诏双日御经筵。自是虽只日，亦召侍臣讲读。帝在经筵，或左右瞻瞩，及容体不正，■即拱立不讲。帝为竦然改听。

受无逸图

宋史纪：龙图阁学士孙■，尝画《书 无逸》为图以进。上命施于讲读阁。及作“迺英”、“延义”二阁成，又命蔡襄写“无逸”篇于屏。

不喜珠饰

宋史纪：仁宗宫中颇好珠饰。京师珠价腾涌，上患之。一日上在别殿，妃嫔毕集，所幸张贵妃至，首饰皆珠。上望见，举袖掩面，曰：满头白纷纷的，没些忌讳。贵妃惭，起易之，上乃悦。自是禁中更不戴珠，珠价大减。

纳谏遣女

宋史纪：仁宗时王德用进二女，王素论之，上笑曰：“朕真宗子，卿王旦子，有世旧，非他人比，德用实进女，然已在朕左右，奈何”素曰：“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耳。”上动容，立命宫官遣女。素曰：“陛下既不弃臣言，亦何遽耶”上曰：“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行，恐亦不能出矣。”顷之，宫官奏宫女已出内东门，上乃起。

天章召见

宋史纪：仁宗幸龙图天章阁，以手诏问辅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时政阙失，皆给笔札，令即坐以对。时翰林学士张方平条对四事，帝览奏惊异，诘旦更赐手札，问诏所不及者。侍御史何郯乞诏两制臣僚，自今有闻朝政阙失，并许上章论列，帝嘉纳之。

夜止烧羊

宋史纪：仁宗尝语近臣，昨因不寐而饥，思食烧羊，曰：“何不取索”曰：“恐遂为例。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。”或献蛤蜊二十八枚，枚千钱，曰：“一下箸费二十八千，吾不堪也。”

后苑观麦

宋史纪：仁宗幸后苑，御宝岐殿观刈麦，谓辅臣曰：朕作此殿，不欲植花卉而岁以种麦，庶知稼穡之不易也。

轸念流民

宋史纪：神宗时东北大旱，诏求直言，郑侠上流民图，疏奏，帝反复观图，长吁数四，袖以入内，是夕寝不能寐。翌日遂命开封体勘新法不便者，凡十有八事罢之，民间欢呼相贺。是日果大雨，远近沾洽。

烛送词臣

宋史纪：苏轼为翰林学士，尝宿禁中，召见便殿，太皇太后问曰：“卿今何官”对曰：“待罪翰林。”曰：“何以遽至此”对曰：“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。”曰：“非也，此先帝意也，先帝每诵卿文章，必叹曰：‘奇才奇才。’但未及进用卿耳。”轼不觉哭失声，太皇太后与帝亦泣，左右皆感泣。已而命坐赐茶，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。